

岭
南
遗
书



序

嘉慶六年予需次保陽僦居蓮花池池南奎畫樓爲藏書之所暇時檢閱經籍于敗篋中得

國朝會稽范氏

家相

三家詩拾遺鈔本手拂塵霾挑燈細讀喜而不寐者數矣予按深寧王氏詩攷本朱文公遺意罔羅放失存三家一線於玉海本中媚學之子猶歎其缺畧不少也范氏此書較深寧之書不翅過之下視古經解鉤沈等書所引荒畧殊甚蓋范氏之用力勤矣第原書蠹魚侵蝕過半字多譌脫不完又書中自序目次較然而凡例稍有錯迕編排顛倒良用太息竊思予向讀毛詩不能無意三家今獲范書如異寶矣烏得任其自相矛盾致招後賢指駁爰敢重加

料理譌者正之脫者補之謹照自序定爲目次首三家異
義次文字考異次古逸詩而凡例總論一仍其舊凡十卷
令舍弟鋹附錄於毛鄭之後成葩經漢學一書而別寫單
行之本不敢攘范書爲己有云

嘉慶壬戌五月旣望程鄉後學葉鈞謹序

自序

魯齊燕韓詩在漢最爲早出後爲毛公所掩遂至亡佚歷
唐宋至今未有舉其遺說而述之者嘗疑三家師承至遠
其弟子如孔安國匡衡王吉諸人皆當世名儒申公之師
浮邱伯與毛本出一家何至相懸如是因集三家之說散
見於經傳子史之引用者反覆推覽多與禮記周官左國
不合而毛獨條條可復此毛之所以得掩前人者然三家
之說令人欣然解頤者固觸目皆是也經師專己守殘昌
黎深嫉其弊今之學者視漢唐注疏若可覆瓿不知注疏
未可廢也義理求而日出古註亦探而彌新漢唐縱有缺
敗其可傳者自在豈可任其散佚而不爲之收拾哉嗟乎

三家言詩
詩自朱傳之出卽毛傳尙束之高閣何論三家然集傳每
取匡劉韓子之說以糾毛傳之失矣非其說之原有可信
者在歟今使三家書與毛俱存則朱子之駁三家者當甚
於毛唯僅存一二見其存彌覺其可重然則三家之說之
是者固當信從其非者亦不妨任其兩存也余因毛鄭箋
傳之不行於世而有感於三家之亡於是就深寧王氏之
詩攷更爲蒐補稍爲推論其得失附以古文考異及逸詩
二卷名之曰拾遺將以問諸好古之士

乾隆庚戌四月長至後十日會稽范家相自序

原序

三家詩拾遺者吾友范蘅洲採集齊魯韓詩散見於經傳注疏及漢魏學者之稱述彙而成書者也自大小毛公本古序以作傳後漢之初盛行於世而三家之說漸廢豈非其說之盡遜于毛歟雖然後之尊毛背毛者亦紛如矣尊之背之言人人殊又或出於一人先後之口非有定論然則三家之得失又豈有定論歟蓋此說詩者或傳或不傳或傳之而是而非與夫似是而非似非而是夫亦各尊其所聞而已詩書之傳不折衷於夫子不可以爲大信西河卜子其有所受之也毛氏之傳容有未真其失也多與三家等但較爲整密耳故三家之說亦未可盡棄也蓋言山

必於崑崙言水必於星宿從其元也然能至者幾人積石
龍門庶幾流派之所討枝幹之所從擘云爾就吾所見一
枝一派未盡漸滅於人間者若或遺之若或拾之曰某山
某水一勺拳石是亦崑崙星宿之餘也不重可喜哉吉水
羅暹春序

三家詩源流

三家總記

漢書曰漢興魯申公爲詩訓故而齊轅固生燕韓生皆爲之傳或取春秋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爲近之應劭曰申公作魯詩后蒼作齊詩韓嬰作韓詩

隋經籍志曰漢初魯人申公受詩於浮邱伯作訓故是爲魯詩轅固生亦傳詩是爲齊詩燕人韓嬰亦傳詩是爲韓詩終於後漢三家並立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

按韓詩內傳太平御覽尙引其文劉安世以爲少時嘗讀韓詩是內傳之亡當在北宋之末今所存者外傳十

卷而已

魯詩傳授

漢書曰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生俱受詩於浮邱伯伯者孫卿門人也高后時浮邱伯在長安元王遣子郢客與申公俱卒業元王好詩諸子皆讀詩申公始爲詩傳號魯詩元王亦次之詩傳號元王詩傳

漢書申公魯人少從楚元王俱事齊人浮邱伯受詩漢興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於魯南宮武帝使使束帛加璧安車以蒲裹輪駕駟迎申公至時已八十餘以爲大中大夫病免歸數年卒弟子爲博士十餘人孔安國周

霸夏寬礪魯賜蘭陵繆生徐偃鄒人闕門慶忌申公卒以詩春秋授而瑕邱江公盡能傳之及魯許生免中徐公皆受學教授韋賢治詩至丞相子元成以淮陽中尉論石渠後亦至丞相由是魯詩有韋氏學王式翁師事免中徐公及許生爲昌邑王師山陽張長安幼君先事式後東平唐長賓沛褚少孫亦來事式皆博士由是魯詩有張唐褚氏之學張生兄游卿爲諫議大夫其門人瑯琊王扶陳畱許晏由是張家有許氏學

按魯詩與韋賢同時有章氏學後漢武榮治韋氏章句有武氏學不

可悉載

陸德明曰申公以詩經爲訓故以教無傳疑者則闕弗傳

藝文志

號曰魯詩弟子爲博士者十餘人郎中王臧御史大

夫趙綰臨淮太守孔安國膠西內史周霸陽城御史夏寬
東海太守魯賜長沙內史膠生膠西中尉徐偃膠西內史
闕門慶忌皆申公弟子

漢藝文志魯說二十八卷魯故二十五卷

齊詩傳授

漢書轅固齊人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諸齊之以詩貴顯
者皆固之弟子也夏侯始昌最明傳后蒼蒼字近君東海
郟人通詩禮爲博士至少府授翼奉蕭望之匡衡授瑯
琊師丹伏理旂君潁川滿昌君都由是齊詩有翼匡師伏
之學

陸德明曰轅固生作詩傳號齊詩傳夏侯始昌始昌授后

蒼蒼授翼奉及蕭望之匡衡授師丹及伏理滿昌昌授
張邠及皮容皆至大官徒衆尤盛後漢陳方元亦傳齊詩
漢藝文志齊詩傳二十九卷荀悅漢紀云轅固
生作詩內外傳后氏蒼齊
故二十卷傳三十九卷孫氏故二十七卷傳二十八卷雜
志十八卷

韓詩傳授

漢書曰韓嬰燕人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
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燕趙間言詩者
由韓生河南趙子事生授同郡蔡誼誼授同郡食子公與
王吉食生受泰山栗豐豐授山陽張就吉吉授淄川長孫
順順授東海髮福由是有王吉長孫之學

漢藝文志韓故三十六卷

新唐書韓詩卜商序
韓嬰注二十二卷

內傳四卷

外傳六卷

隋唐志
十卷

詩說四十一卷

漢魏說詩不著傳授者

伏生尙書大傳時或引詩伏本魯人與申公先後同時是家世魯詩伏湛治魯詩見本傳

淮南子鴻烈解集衆手成書其說詩不一然家世魯詩也亦爲魯詩

賈誼新書說詩與魯詩合卽騶虞可見矣劉歆曰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生雜說猶廣立於學宮爲立博士在漢之儒惟賈生而已

董仲舒春秋繁露及本集說械樸雲漢及白牡駢剛諸詩

與毛詩不同是時三家早出蓋三家說也

司馬遷會向孔安國問故孔安國魯申公弟子

劉向列女傳曾南豐譏其說詩多乖異不知向家世魯詩也說苑新序亦然向子歆好春秋左傳及毛詩其與毛異者皆魯詩

班固白虎通多引韓詩內傳亦時述魯詩漢書亦然蓋三家詩俱有之

揚雄法言商頌闕宮之說乖異大抵亦出三家

蔡邕書魯詩石經其琴操亦多魯說惟獨斷載三頌之序俱同毛公朱氏經義考疑是魯序與毛同者

鄭康成未箋毛傳時其注三禮多用魯詩兼出齊韓見鄭

志答張逸及鄭駁異義

王肅崔靈恩皆毛詩家其注亦時出三家說

凡例

一 三家詩魯最先出齊次之韓又次之故所錄遺說以魯齊韓爲次間有補入則錯次錄之

一 經文所標俱從毛詩不列其義但錄三家遺說殘章片語俱加輯錄仍疏其得失於後

一 三家文字異者與經書古文奇字統爲一卷列之於首今訂本改移卷之九以廣見聞其三家文字既異仍別有意

義者重錄於各章各句之下書曰某作某然後可覽其說焉其文字異而義同者不重出

一 古逸詩或爲孔筆所刪或刪後之詩皆見經傳子史之引述三家如雨無正鼓鐘般諸篇句有逸出毛詩

三家詩拾遺序
五
者皆當輯錄故統爲一卷次於文字考異後

一三家齊詩存者絕少魯訓故傳亦復無多唯韓詩亡於北宋所存頗見一斑凡所輯錄必注明出於何書一魯之孔安國劉向齊之匡衡翼奉韓之王吉諸人皆傳一家之學無所出入其董江都賈長沙班孟堅諸說未知的出何家者則但標其名鄭司農少學韓詩兼通齊魯後乃箋毛今本所自言出于何家之說分別書之

一三家訓故傳說遺文悉錄原文不遺一字其他各家所引述非有裨於經義者不錄

一是編本王氏詩考更加蒐補刪正以成書掛漏錯失

在所難免博雅之士聊以爲津筏可也其本論則具
載詩瀋中矣

重訂三家詩拾遺卷一

嶺南遺書

會稽 范家相 蘅洲原輯

嘉應 葉 鈞 石亭重訂

國風

關雎

魯詩司馬遷曰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又曰周室衰而關雎作劉向曰周之康王夫人晏而出朝關雎起興思得淑女以配君子夫雎鳩之鳥未嘗見其乘居而匹處也列女傳杜欽曰珮玉晏鳴關雎刺之知好色之伐性短年離制度之生無厭天下將蒙化凌夷而成俗也故咏淑女幾以配上忠孝之篤仁愛之至也本傳揚雄

曰關雎作爲傷始亂又曰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習治也 李奇曰后夫人鷄鳴珮玉去君所周

康王后不然故詩人歎而傷之

漢書注

張超曰

康成弟子

關雎

畢公作

補傳○或云蔡邕說

齊詩匡衡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首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致其貞淑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化之端也

韓詩關雎刺時也

詩說內傳及薛君章句見下關雎本篇

又外傳曰子夏

問關雎何以爲風始也子曰關雎至矣乎幽幽冥冥德之所藏紛紛沸沸道之所行如神龍變化斐斐文章大哉關雎之道也萬物之所繫羣生之所命也六經之策皆歸論及之蓋取之關雎關雎之事大矣哉天地之間生民之屬王道之原不外是矣

詩始萌芽申公訓故單行於世故孔安國司馬遷劉向揚雄諸人皆宗魯詩至於後漢之末康成未見毛傳之先亦遞相祖述韓嬰內傳見於薛君章句者詳見首與魯畧同唯外傳述夫子之言似與毛合然非其本論也齊詩匡衡一疏似與魯詩不同而詩之正義

亦未明辨以哲當時儀禮左傳未出無所考正三家者未嘗深究夫子不淫不傷之旨使非毛公出而廓清義將終晦矣竊意康王后夫人晏起畢公思后妃之德或彈絃以諷諫事則有之薛士龍謂關雎刺時是賦其詩者呂元鈞謂陳古以諷是也魯韓傳訛遂直以爲刺康后而經師承之不加察耳

後漢明帝詔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應門失守一語本春秋說題詞其言曰人主不正應門失守故歌關雎以感之然第曰歌以感之不云作以刺時也後人加以附會遂謂康王承文武之盛一朝晏起夫人不鳴璜宮門不擊柝關雎之人見幾而作至范蔚宗皇

后紀序猶用其說豈止漢魏人哉然考光武廢郭后
詔云既無關雎之德而有衛霍之風似用毛序卽蔚
宗序先言后夫人進賢才以輔佐君子衷窈窕而不
淫其色衷誤作哀見文選李善注是毛說甚明後又云康王晚朝
關雎作諷可知康王時人歌關雎以諷諫與薛呂之
說正同予故曰康后晏朝事或有之魯韓雖傳訛非
盡無稽也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韓詩內傳曰窈窕貞專貌淑女奉順坤德成其紀綱文選注

薛君章句曰詩人言雎鳩貞潔慎匹以聲相求必於河
洲蔽隱無人之處故人君動靜退朝入於私宮后妃御

見去畱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退反燕處體安志明
今時人君內傾於色賢人見其萌故詠關雎說淑女正
容儀以刺時後漢書注

按薛君亦云咏以刺時不云作以刺時其文甚明又
漢書注宋均曰應門者人主聽政處也不以政事爲
務則有宣淫之心關雎樂而不淫思得賢人與之共
化脩應門之政云云此又似別爲一解矣

葛覃

維葉萋萋 是刈是穫

韓詩內傳萋萋盛也

文選注

刈取也穫瀹也

釋文凡三家字義異者俱

錄

獲毛訓爲煮義與韓同爾雅郭注作獲孫炎曰瀹謂
煮之於獲

言告師氏

附 白虎通婦人之所以有師者何學事人之道也

班氏說詩

雜出三家
不知所傳

卷耳

晁說之詩序曰魯詩以卷耳鵲巢采繁采蘋皆康王
時詩在北宋時或尙未亡耶

采采卷耳不盈傾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荀子曰傾筐易滿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貳周行
故曰心枝則無知傾則不精貳則疑惑

荀爲四家所自出故有見卽錄此說首章義尤精
按左傳以此詩爲文王能官人以王及公侯伯子男
甸衛采大夫各居其列爲周行四家皆同淮南子引
嗟我二句曰以言慕遠世也高誼思古之賢人各得
其行列知漢人無異義矣

韓詩內傳傾筐歆筐也

我姑酌彼金罍

韓詩內傳罍天子以玉飾諸侯大夫皆以黃金飾

釋文又

曰金罍大夫器也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
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少三
升曰觶觶適也飲當自適四升曰角角觸也不能自適

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自節爲人所訕總名
爵爵餉也觥亦五升所以罰不敬也觥廓也所以著明
之貌君子有道廓然著明非所以餉不得名觥儀禮注
引內傳

知金罍爲大夫酒器則非后妃夫人自酌之罍矣

云何吁矣

韓詩內傳云辭也

釋文

樛木

南有樛木葛藟縈之

樛韓作杻
縈韓作縈

按說文杻木高貌韓蓋以木之高喻后妃以葛藟喻
衆妾言杻木雖高而葛藟得以縈蔓而附焉以興逮

下之意與毛詩樛木下曲之訓各有取義

螽斯

宜爾子孫繩繩兮

韓詩外傳言母賢能使子賢也

繩繩毛訓戒慎也正是子賢之意與振振螽斯皆當
依古為訓

兔置

施于中逵

達韓作馗

韓詩薛君章句馗中九交之道

爾雅一達謂之道路二達謂之岐旁三達謂之劇旁

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七達謂之劇

驂八達謂之期旁九達謂之馗郭注四道交出復有
旁通者

芣苢

魯詩劉向列女傳蔡人之妻宋人之女也夫有惡疾其
母將改嫁之女曰夫之不幸女之不幸也且夫采采芣
苢之草雖其臭惡猶始於采撝之終於懷禩之况於夫
婦之道乎其母乃作芣苢之詩韓序芣苢傷夫有惡疾
也

文選注

按劉峻辨命論冉耕歌其芣苢卽伯牛也論語伯牛
有疾注曰癩疾是也然宋母恐是歌芣苢而非作也
亦疑傳訛當如毛傳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

韓詩內傳曰直曰車前瞿曰芣苢 薛君曰芣苢澤瀉也臭惡之草詩人傷其君子有惡疾人道不通求已不得發憤而作以是興芣苢雖有臭惡乎我猶采而不已者以興君子雖有惡疾我猶守而不離去也

夫有惡疾妻不肯去列女傳猶爲近理若求已不得發憤而作則夫子何取而入之三百篇乎毛以車前爲芣苢韓曰直爲車前瞿爲芣苢則似二物薛漢又指爲澤瀉是非臭惡之草也按陸佃釋韓傳云車前一名牛舌與澤瀉同又云生於兩旁謂之瞿可以治

癩

漢廣

韓序漢廣悅人也

文選注

薛君章句曰游女漢神也言漢

神時見不可求而得之

韓云悅人蓋悅游女之貞潔而思欲求之耳薛君乃以游女爲漢神類陳思感甄后而賦洛妃悖矣不可
休息韓作不可休思孔穎達曰詩之大體韻在辭上
休求二字爲韻二息字俱當依韓作思

汝墳

魯詩劉向曰周南大夫平治水土過時不來其妻恐其
解於王事蓋與其隣人陳素所與大夫言國家多難唯
勉強之無有譴怒遺父母憂生於亂世迫於暴虐然而

仕者為父母在也乃作詩曰魴魚頰尾王室如燬雖則

如燬父母孔邇列女傳

韓詩汝墳辭家也王室政教如烈火矣猶觸冒而仕者

以父母甚迫近饑寒之憂為此祿仕漢書注

毛序夫人閔其君子能勉之以正也正與魯合所謂

無遺父母憂者王政酷烈恐罪及其親也韓以家貧

祿仕為義亦不貼文王身上說如集傳所云也後漢

周磐嘗讀是詩而起思親之慕若曰王政雖迫如火

矣其如我之父母何其情愴然感人千載古義長矣

遵彼汝墳韓作濟怒如調饑怒韓作懈王室如燬韓作焜火尾反齊人

日燬楚人曰焜父母孔邇

韓詩 薛君曰朝饑最難忍文選注

按韓詩瀆水名也楊慎曰調饑或作輜饑皆屬魯魚

焦氏易林何如且饑郭遐周詩怒焉如朝饑皆作朝

韓詩內傳蘋赤也焜烈火孔甚也邇近也言魴魚勞則

尾赤君子勞則顏色變漢書注

草蟲曹粹中詩說曰齊詩先采蘋而后草蟲王應麟亦云未知何本按儀禮歌召南三篇原以草蟲為先

魯詩劉向曰孔子曰未見君子憂心惓惓亦既見止亦

既覯止我心則悅詩之好善道之甚也如此說苑

按劉以思君子為好善道則非大夫妻所作矣

采蘋

禮記射義采蘋樂不失職也采蘋樂循法也初不言

重刊三家言抄遺卷一
大夫妻能承祭祀左傳始以采蘋采蘩爲昭忠信澗
溪沼沚之毛蘋蘩蘊藻之菜可薦於鬼神羞於王公
又曰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之宗室季蘭尸之敬
也似此二篇通美大夫妻之作亦未明季蘭爲何時
人要之毛說爲有據矣三家他無所考惟晁說之所
見魯詩以鵲巢采蘩采蘋皆康王詩則與毛公時世
不合

采蘋 采藻

韓詩沉者曰蘋浮者曰藻

釋文

郭璞曰蘋水上浮萍也江東人謂之藻陸佃曰藻生
水底有二種 萍藻卽祭統所云水草之菹又昏禮

云芼之以蘋藻則兼可生用矣關雎之采芣所以備
祭品參觀甚明

甘棠

魯詩史記召伯巡行鄉邑有棠樹決政事其下人思召
公懷棠樹不敢伐故歌咏之 劉向曰召公述職當蠶
桑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於甘棠之下而聽
斷焉後世思而歌咏之

韓詩外傳召伯在朝有司請營洛以居召伯曰嗟以吾
一身而勞百姓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於是出而就蒸
庶於隴畝阡陌之間而聽斷焉召伯暴處百姓大悅耕
桑者倍力以勸於是歲大稔民給家足其後在位者驕

奢不恤元元耕桑失時於是詩人見召伯之所休息樹
下美而歌之

孔叢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所以敬也尊其人必
敬其位左傳引此詩亦曰思其人猶愛其樹皆以召
伯既沒而民歌其德也魯韓詞異而大旨同

行露

魯詩劉向曰召南申女者申人之女也既許嫁於酆夫
家禮不備而往迎之女與其人言夫婦者人倫之始不
可不正夫家輕禮違制不可以行夫家訟之於理女終
以一禮不備持義不往而作詩曰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君子以爲得婦道之儀故舉而揚之傳而法之以絕無

禮之求防淫慾之行焉

韓詩外傳曰行露之人許嫁矣然而未往也見一物不具一禮未備守志貞禮守死不往君子以爲得婦道之宜故舉而傳之揚而歌之以絕無禮之求防汙道之行

毛傳不言申女之事但云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強暴之男不能侵凌貞女夫強暴尙凌貞女則未爲化行而俗美矣但如魯韓說以閨門之處子求全責備至於構訟不顧豈無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乎意者夫家必可以備禮而不備以致夫家構訟其女在家守禮自矢詩人舉而揚之耳

羔羊

羔羊之皮素絲五紵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韓詩內傳小曰羔大曰羊素喻潔白絲喻柔屈紵數名

也詩人賢仕為大夫者其德能稱有潔白之性柔屈之

行進退有度數也

薛君章句後漢書傳

逶迤公正貌

釋文

以逶迤為公正與毛傳行可從迹之意不同而韓說

較明

標有梅

標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韓詩標作苧傳曰苧零落也迨願也

釋文

王應麟曰標與苧通非是苧是零落之意標乃擊之

使落與寤辟有標之訓為拊心同願者父母之願戴

岷隱鼠璞曰此擇婿之詞父母之心也

小星

寔命不同

韓詩寔作實傳曰實有也

釋文

寔與實不通大雅實墉實壑注實當作寔按實音同
室寔是也實有也韓若曰宵征之所以肅肅者有命
自天不得而同也

江有汜

江有渚

韓詩內傳一溢一否曰渚

釋文

何彼穠矣

魯詩鄭箴膏肓曰齊侯嫁女以其母王姬始嫁之車遠

送之

儀禮疏○此為魯詩說見康成答張逸語

毛傳謂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以平王為平正

之王蓋以二南為文王時詩故其說如此集傳亦無

定見夫太公之女為武王元妃似不應以女復嫁齊

侯之子

毛奇齡說

且武王五男二女元女嫁陳不聞次女

嫁呂伋也雜傳載或說謂平王宜曰之孫嫁齊釐公

之子以齊桓娶其姬事見春秋也似為可據然其姬

為莊王女乃平王之曾孫矣諸說紛如莫知誰是不

如魯詩以齊侯之子為齊侯之女子以平王之孫為

王之外孫女似可解紛

穰韓詩作莢說文云衣厚

貌亦與毛傳異

騶虞

魯詩古有梁騶者天子之田也

文選注

賈誼曰騶者文

王之圃虞者圃之司獸者虞人翼五豸以待一發所

以復中也

大傳新書

周禮樂以騶虞疏曰騶虞天子掌鳥獸之官也禮記

射義曰騶虞者樂官備也古以騶虞為官名魯詩正

與之合毛傳不如魯長故歐陽公主之 墨子曰成

王因先王之樂命曰騶虞晁說之言魯詩謂詩作於

康王之世皆無他書可證文選注引琴操曰鄒虞邵

國之女所作也未知何本

壹發五豨吁嗟乎騶虞

魯詩鄭氏曰一發五豨喻得賢者多也吁嗟乎騶虞嘆

仁人也

射義注○鄭注三禮時未見毛詩所說皆魯詩

韓詩吁嗟嘆詞

釋文

鄭以騶虞爲嘆仁人者以騶虞之官亦仁人也周書
王會篇曰一發五豨言多賢也蓋五豨五豨皆以多
爲喻騶虞之官莫非仁賢則其得人之多而官之備
可見故詩人嘆而美之 戴埴鼠璞曰騶者如七騶
六騶虞如山虞澤虞

重訂三家詩拾遺卷二

嶺南遺書

會稽 范家相 蘅洲原輯

嘉應 葉鈞 石亭重訂

國風

柏舟

魯詩劉向曰衛宣夫人齊侯之女也嫁於衛至城門而
衛君死女遂入持三年之喪畢弟立請曰衛小國也不
容二庖願請同廬衛君使人愬於齊之兄弟齊兄弟皆
欲之女終不聽而作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
席不可卷也厄窮而不憫榮辱而不苟然後能自致也
言不失也然後可以濟難也詩威儀逮逮不可選也言

其左右無賢臣皆順其君之欲也

列女傳

李迂仲曰衛宣姜自誓而作此謂宣姜宣公皆誤左傳宣公納伋之妻為宣姜未聞其後更娶齊女至城門而公死為守節持喪且宣公之子惠公繼立為君並無弟繼為君之事或別是一人而非宣姜且是引詩之人非作詩之人要不足深辨也

說苑引憂心悄悄二句曰小人成羣斯足憂矣又同

毛序未知何故

向治魯詩其子歆好毛詩左傳執以問向向往往不能難是劉氏固兼通

毛詩矣

威儀逮逮不可遷也

魯詩賈誼曰棣棣富也不可遷眾也

容經

左傳北宮子引此二句言君臣上下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毛傳物有其容不可數也義俱同

胡迭而微

韓詩迭作載傳曰載常也

釋文

胡常而微日月至明胡常有時而微不照見我之憂思也

燕燕

魯詩劉向曰衛定姜者定公之夫人公子之母也公子既娶而死其婦無子畢三年之喪定姜歸其婦自送之至於魯乃賦詩曰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送去歸泣而望之又作詩曰先君之思以勗寡人

君子以定姜為慈姑列女傳鄭氏曰定姜無子立庶子衍

是為獻公勗孝也獻公無禮於定姜定姜作此詩禮記鄭

志答吳樸云為記注時就盧君注口先師亦然後乃得

毛公傳記古書義又且然記注已行不復改之○按盧君即盧植與鄭其師馬融其云先師即馬融也融注列女傳皆魯詩說

李迂仲曰衛定姜歸其姊送之而作

毛傳作莊姜送戴嬀魯乃作定姜送婦或傳之有自

也但詩文不類送婦且非持喪大歸之詞

先君之思以勗寡人

魯詩鄭氏曰言獻公當思先君定公以孝于寡人禮記注

獻公無禮于定姜事見于左傳

日月

報我不述

韓詩述作術薛君曰術法也

終風

終風且暴

謔浪笑傲

噎噎其陰

韓詩終風西風也浪起也噎作墮天陰塵也

俱釋文

擊鼓

死生契濶

韓詩契濶約束也

釋文

毛以契濶為勤苦不如韓長正義曰五人為伍謂與

其伍中之人相約束也軍法有兩卒師旅其約亦可

相及獨言伍者以執手相約必與親近左傳曰不死

伍乘軍之大刑也是同伍相救故舉以言之

于嗟洵兮

韓詩吁嗟夙兮夙遠也

釋文

毛傳釋洵爲遠謂軍伍之疏遠也韓作夙遠似嘆南
行師期之遠亦可通

凱風

魯詩趙岐孟子注莫慰母心謂母心不悅也

大戴記曾子曰有子七人莫慰母心子之辭也孟子

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曰子之辭曰過小則非不安

其室意蓋七子未嘗不能慰其母心而母不悅其子

其心苛虐七子反而自責故曰莫慰也母不過少慈

恩是謂過小且非母之自言是謂子之辭趙注所以
止作母心不悅而不及其他若不安其室義將與父
絕而猶曰過小乎

雄雉

不伎不求何用不臧

魯詩馬融曰言不伎害不貪求何用爲不善乎疾貪惡

伎害之詞

論語注

韓詩外傳曰夫利爲害本禍爲福先唯不求利者爲無
禍故曰不伎不求何用不臧

馬融以爲疾貪惡伎害之詩前三章若無可見蓋篇
終始露本意也韓以不求福利爲善義亦相同皆非

刺淫與毛序異

匏有苦葉

深則厲淺則揭

韓詩至心曰厲

釋文

厲韓詩作砥履石渡也毛傳以衣涉水鄭注論語由
膝以上為厲義各不同

招招舟子

韓詩招招聲也

釋文

毛曰號召貌王逸曰以口曰召以手曰招

谷風

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魯詩鄭氏曰此詩故親今疎也言人之交當如采葑采菲取一善而已君子無求備於一人能如此則德音之美不離令名我願與之同死矣

禮記注

此雖以詩文釋引詩斷章取義之意然曰故親今疎曰言人之交似不指棄婦而指朋友也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

韓詩違狠也

釋文

白虎通出婦之義必送之接以賓客之禮故曰薄送我畿

我畿

毋發我笱 有光有潰

韓詩發亂也潰不善之貌

釋文

式微

魯詩劉向曰黎莊夫人者衛侯之女既往而不同欲未嘗得見其傅母閔夫人賢公反不納恐其見遺而不以時去乃作此詩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夫人曰彼雖不吾以吾可以離婦道乎乃作詩曰微君之故胡為乎中露

列女傳

劉歆曰黎莊夫人執行不衰莊公不偶行節反乖

傅母勸去作此詩式微夫人守節終不肯歸

贊傳

魯詩所傳事必有本但考左傳晉滅赤狄潞氏數之以奪黎地未聞黎莊有失德也泥中中露皆衛地毛傳以為失國而寓之更明

簡兮

碩人俛俛 右手秉翟

韓詩俛作扈傳曰扈扈美貌又曰萬以夷翟大鳥羽釋文

正義曰公羊說樂萬舞以鴻羽取其勁翮一舉千里

爾雅翟雉屬皆非夷翟之大鳥韓蓋別有所本

泉水

瑟彼泉水 飲餞于禰

韓詩瑟作祕篇海壁吉切刺也禰作坭傳曰送行飲酒曰餞釋文

北門

王事敦我室人交徧摧我

韓詩摧作謹以追反傳曰敦迫也謹就也釋文

按就者就而叢責之也

靜女

靜女其姝

搔首踟躕

韓詩傳曰靜貞也躊躇原躑躅也

釋文

外傳曰賢者精

氣闐溢而復傷時不可過也乃陳情欲以歌道義詩曰
愛而不見搔首躊躇急時辭也

內傳以靜女為貞女外傳以為賢者急時之辭而曰
歌道義者皆與取彤管之意合

新臺

燕婉之求

新臺有洒河水浼浼

得此戚施

韓詩燕作嬾洒作漼浼作泥傳曰漼鮮貌泥泥盛貌

釋文

薛君曰戚施蟾蜍喻醜惡

太平御覽

戚施說文作𧈧𧈧蟾蜍類形醜又不能仰也

二子乘舟

魯詩劉向曰衛宣公之子伋也壽也伋前妻之子也壽母與朔謀欲殺之而立壽使與伋乘舟于河中將沈而殺之壽知不能止也因與之同舟舟人不能殺伋方乘舟時伋傅母恐其死也閔而作詩曰舟行無恙未幾又使伋之齊使盜見載旌者要而殺之壽止伋伋不可壽又與之偕行壽之母知之戒之曰壽無爲前也壽又竊伋旌以先行幾至齊矣盜見旌而殺之伋至痛弟代已遂載其尸還至境自殺

新序

新序之勝于毛傳者有三以伋爲前妻所生之子則

知伋爲宣公爲世子時所生非烝於夷姜而生者及其卽位年已長故可立爲太子一也姜與朔共謀殺伋其事祕國人何由而知而賦詩若傅母在內又知而不敢言也是以閔而作詩二也姜欲壽爲太子愛之而壽之先與伋共舟所以阻其沈舟之謀尙非代死代死在竊旌耳其後壽死于盜伋雖至不敢再殺乃載尸還境痛弟之代己以自戕情事宛然三也三家雖多雜出而傳之有自學者亦信其可信而已

柏舟

實維我特

韓詩特作直傳曰相當值也

釋文

言共姜撫茲藐孤而愴心曰髡彼兩髦實我相當值以撫養之也共伯爲武公之兄史稱武公弑而自立是未可信但其伯旣已嗣位則非幼小可知毛傳亦屬未當兩髦自是共伯遺孤韓云當值猶云遭此閔凶耳

牆有茨

中葍之言 不可詳也

魯故葍作甯故曰中甯中夜也

漢書注

韓詩中葍中夜淫僻之言也

釋文

詳作揚傳曰揚猶道

也

釋文

周禮媒氏注陰訟爭葍之事聽之亡國之社蓋掩其

上而棧其下使無所通就之以聽陰訟之情明不當
宣露是葍爲葍合之義毛義爲長

君子偕老

委委佗佗 邦之媛也

韓詩佗作他傳曰他他德之美貌釋文 媛作援傳曰援

取也

佗佗爲德之美卽平易之謂與毛傳同不如從正義
作行步之美爲是媛之訓取言爲邦人之取法也

鶉之奔奔

鶉之奔奔記作鶉鶉之疆疆記作姜姜人之無良我以爲君

魯詩鄭氏曰賁賁姜姜爭鬪惡貌良善也言我以惡人

爲君亦使我惡如大鳥姜姜於上小鳥賁賁於下禮記注

韓詩賁賁疆疆乘匹之貌釋文

賁賁疆疆毛傳無解集傳以爲非匹偶而相從依韓

說也魯但云以惡人爲君意鶉好鬪鵲性躁皆非淫

鳥故以爭鬪取義耳然不如從韓爲長

定之方中

魯詩仲梁子曰初立楚宮也

鄭志答張逸曰仲梁先師魯人當六國時在毛公前

按韓非子八儒有仲梁氏之儒陶潛羣輔錄有仲梁

傳樂爲道語蓋先申公浮邱伯而說詩者先儒皆定

爲魯詩

星言夙駕

韓詩星晴也

釋文

蝮螭

韓序云蝮螭刺奔女也詩人言蝮螭在東者邪色乘陽人君淫液之徵臣子為君父隱藏故言莫之敢指也

後漢

書注

如韓說是刺宣姜之詩也毛作衛文有道國人不齒淫奔與韓不同

相鼠

三家詩妻得諫夫者夫婦榮恥共之此妻諫夫之詞也妻諫夫不知何出白虎通多雜出

干旄

彼姝者子何以予之

韓詩傳曰譬猶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朱則赤

王充論衡引詩

述傳

按左傳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家語曰竿旄之忠告至矣哉皆取姝子忠告善道之意此以素絲染練為喻正善道之謂

載馳

魯詩劉向曰許穆夫人者衛懿公之女也初許求之齊亦求之懿公將與許女因其傅母言曰舍近而就遠離大而附小一旦有車馳之難孰可與慮社稷衛君不聽

其後敵人攻衛破之許不能救夫人馳驅而弔衛侯因

疾之而作詩

列女傳

劉以許穆夫人爲懿公之女誤也按左傳齊人使昭伯烝于宣姜生文公壽子宋桓夫人許穆夫人其事雖屬可疑但懿公爲惠公之子是宣公之孫也宋桓夫人許穆夫人與惠公爲兄弟而懿公乃其姪耳卽如左傳夫人爲昭伯所生亦是姊行豈懿公所生之女乎夫人之唁衛侯爲宗社淪亡唁其兄弟故許人以義尤之而夫人終不能往也

左氏謂夫人之唁衛在戴公時是據詩文言至于漕爲說也亦誤狄入衛在閔公之二年冬十二月也宋

桓公隨立戴公以廬於漕而是年戴公隨卒文公嗣位是戴之立止一月耳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詩云芄芃其麥言采其蠹豈十月途中之景乎蓋言衛當在衛之初滅或文公之時也

左傳叔孫豹賦載馳之四章取控于大邦誰因誰極之意似可爲夫人先請其父欲與齊以爲外援之證卽韓傳亦如魯詩所傳也但父爲宣公非懿公

韓詩外傳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己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怠夫道二常謂之經變謂之權夫衛女行中

孝慮中聖權如之何

按外傳連公孫丑問伊尹放太甲為一章或是孟子軼文畱傳於後者與列女傳正同

大夫跋涉許人尤之

韓詩不由蹊遂而涉曰跋涉

釋文尤非也
文選注薛君章句

如文

重訂三家詩拾遺卷二
譚瑩玉生覆校

重訂三家詩拾遺卷三

嶺南遺書

會稽 范家相 蘅洲原輯

嘉應 葉鈞 石亭重訂

國風

淇奥

綠竹猗猗

韓作
菴蕩

瑟兮僩兮
赫兮喧兮

喧韓詩
作喧

有匪君子

匪

詩作
邈

韓詩內傳菴蕩篇筑也邈美也僩美貌宣顯也

正義

毛傳王芻竹篇筑是二草名李巡陸璣皆曰一草二

名而正義引終朝采綠以非之但韓詩又止是一草

其不同如此按淇園千畝竹故朱子解為綠色之竹

是也不有竹竿之詩可證乎

綠竹如簣

韓詩薛君曰簣積也綠葦

薄同盛如積

文選注

考槃

韓詩槃作盤澗作干傳曰地下而黃曰干

文選注

磽确之

處也

釋文

黃樛以考槃為扣盤引鐘鼓弗考為證從韓詩也

考槃在阿碩人之藹

韓詩藹作餽傳曰曲景曰阿

釋文

餽美貌

文選注

碩人

魯詩劉向曰莊姜始至操行衰墮淫佚冶容傅母諭之

云子之家世尊崇當為法則子之質聰達於事當為人表式衣錦綉裳飾在車馬是不貴德也乃作碩人之詩姜遂感而自修也

列女傳

左傳莊姜美而無子衛人為之賦碩人豈其操行衰惰而好淫佚乎但魯詩本其始至而言之按之詩文義亦可適當備一說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韓詩倩蒼白色盼黑色

釋文

大夫夙退

韓詩退罷也

釋文

北流活活

活韓作濺

鱣鮪發發

韓作鱣鮪

庶姜孽孽庶士有揭

孽韓作輒

揭作桀

韓詩內傳濊濊流貌轍轍長貌桀健也

釋文

說文車行載高之貌韓訓為長高車載人則見其長

氓

氓之蚩蚩 將子無怒

體無咎言

體猶履也

韓詩內傳氓美貌將辭也履幸也

釋文

隰則有泮

韓詩泮障也

釋文

芄蘭

童子佩觿 垂帶悸兮 能不我甲

魯詩能治煩亂者佩觿能射御者佩玦

劉向說苑

韓詩甲作狎按毛詩亦以甲訓狎

伯兮

伯兮 揭兮邦之桀兮

韓詩揭作偈傳曰偈桀挺也疾驅貌釋文

木瓜

賈誼曰木瓜下報上也見晁氏詩序

齊桓為盟主以衛人言之曰報上

黍離

魯詩劉向曰衛宣公之子壽閔其兄且見害作憂思之

詩黍離是也新序

新序載伋之傅母作二子乘舟壽作黍離王應麟曰

齊詩與魯同

韓詩黍離伯封作也昔尹吉甫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

曹植集

如魯韓則此詩皆弟憂其兄之詞事適相類而所傳各異但尹吉甫爲王朝之臣韓說猶爲可通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

韓詩離離黍貌詩人求亡不得憂懣不識於物視彼黍離離然憂甚之時反以爲稷之苗乃自知其憂之甚也

太平御覽

君子于役

曷其有佸

韓詩括至也

文釋

君子陽陽

君子陶陶

韓詩陶陶暢也

揚之水

不與我戍申

韓詩戍舍也

文釋

中谷有蕓

韓詩蕓芄蔚也

文釋

芄蔚卽益母朱傳從之毛訓爲雛則菴閭也上林賦

菴閭軒于陸璣證之按詩曰曷其修曷其涇則似是

菴間非益母也

兔爰

雉罹于罿

韓詩薛君章句曰施于車上曰罿

釋文

葛藟

皇甫謐曰刺桓王詩

崔靈恩曰桓王詩

俱正義

大車

魯詩劉向曰楚伐息虜其君使守門將妻其夫人而納

之楚王出遊夫人遂出見息君曰終不可以一身更二

夫生離于地上豈若死離于地下乃作詩曰穀則異室

死則同穴遂自殺君子謂夫人說于行故序之于詩

大車毳衣皆大夫車服詩曰畏子不奔其義安在乎

緇衣

緇衣之蓆兮

韓詩蓆儲也

釋文

大叔于田

齊詩匡衡曰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

封事

袒裼暴虎毛鄭指叔段而齊詩泛指國人時無左傳故說之而解頤耳

兩驂如舞叔在藪

韓詩兩驂左右驂駢

薛君○文選注

禽獸之居曰藪

釋文

清人

二矛重喬

韓詩喬作鵠

釋文

重喬毛訓累荷鄭云矛矜近上及室題所以懸毛羽也正義矛柄謂之矜室矛之登題所以識也矛柄之上登室之下懸雉羽以為之識鵠者雉名重鵠者重雉羽于矛之室題也

羔裘

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

韓詩洵作恂渝作偷傳曰侯美也

釋文

恂信也既信且直也毛訓洵為均朱子從之偷與侯韻亦當從韓

東門之墀

有踐家室

韓詩踐作靖傳曰靖善也言東門之外栗樹之下有善

人可以為家室也

太平御覽引內傳

子衿

子寧不嗣音

韓詩嗣作詒傳曰詒寄也會不寄問也

釋文

出其東門

聊樂我員

韓詩員作魂傳曰魂神也

釋文

詩云縞衣綦巾其心神自有至樂也

野有蔓草

韓詩外傳孔子遭齊程木子于郊傾蓋而語終日顧子
路取束帛十以贈先生子路曰由聞之士不中道女無
媒而嫁者君子不行也子曰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
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齊程木
子天下之賢士于是而不贈終身不之見也

外傳雖非專以釋經然明以美人爲賢人以邂逅相
遇爲尋常道路之相值非如毛序謂男女失時思不
期而會也是以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大叔賦之六
卿餞韓宣子于郊子齋亦賦之使其爲淫奔期會之
詩則本國之大夫何以賦之趙孟韓起何以稱之乎

此本毛公之說不可不參三家以審其是非者也朱子以鄭聲淫為鄭詩實毛公有以啟之也

溱洧

韓詩薛君章句曰三月上巳之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

魄祓除不祥故詩人願與所說者俱往焉

藝文類聚

溱與洧方渙渙兮

韓作洧洧

士與女方秉蘭兮

洵訏且樂

洵韓

作洵

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

韓詩內傳蘭也洵盱樂貌

以上釋文

詩人言溱與洧方盛

流洵洵然謂三月桃花水下之時士與女方秉蘭兮秉

執也衆士與女方執蘭而祓除

以上漢書注引內傳

勺藥離草也

言將離別贈此草也

文釋

按韓傳但言上巳士女秉蘭祓除水濱與所悅者俱往而無他詞其曰所悅者謂士與女各有平日所悅之人卽伊其相謔亦是士女各就其所悅者與之相謔耳世無道路相逢士女雜遝互相戲謔淫奔之理乃毛傳添出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諸語無論詩中絕無兵革流離之意卽秉蘭贈藥安必爲日成期會之物皆非詩中所有之義也但暮春水渙男女羣相祓禊祗交趾錯風俗之弊自在言外詩人但直敘其事而含刺自明韓詩之說深得風人之旨不

可增益一語

鷄鳴

韓序鷄鳴讒人也

太平御覽一作悅人也

孔叢子引夫子之言曰於鷄鳴見古之君子不忘其

敬也此君子當屬人君言若以爲人臣畏讒而恐趨

朝之晚設爲夫婦之相倣其義淺矣蓋詩有蒼蠅之

聲亂人聽聞耳毛傳以爲哀公怠政故述賢妃之

夙夜警戒以爲刺朱子疑其無所證據改爲古之賢

妃警君子詞按列女傳桓公好淫樂衛姬爲之不聽

鄭衛之音桓公乃立衛姬爲夫人號管仲爲仲父夫

人治內管仲治外而齊國大治若如集傳則齊之賢

妃無逾于衛姬者矣

匪鷄則鳴蒼蠅之聲

韓詩薛君章句曰鷄遠鳴蠅聲相似也

文選注

薛漢之說正同毛傳愚謂蒼蠅之聲豈足以亂呼且而聽之不分如是况蟲飛天曙啾啾之聲將佳反以蠅聲有似鷄鳴可乎詩蓋曰匪但鷄則鳴矣蒼蠅業已作聲蓋蠅尙無聲而疑為有也警旦之情如話

還

子之還兮

還齊作營韓作旋

遭我乎狃之間兮

狃齊作獯又一作巖

並驅從

兩肩兮揖我謂我儂兮

儂作媿

齊詩崔靈恩曰巖山名言往適營山而相逢於巖山也

漢書地理志營齊地名說見下

韓詩內傳婉好貌媵亦好貌獸三歲曰肩

子之昌兮 子之茂兮

齊詩崔靈恩集注昌茂俱齊地

按漢書地里志臨淄名營邱卽太公所封之地昌茂
未知何地或云營之故城卽濰之昌茂卽泰山之牟
牟與茂古字通未知是否

著

顏師古曰著齊地名出濟南郡著縣也

按著卽古宁字如是地名則二三章曰庭曰堂又豈
地名乎顏蓋三家說而未知本之何家

東方之日

韓詩薛君曰彼姝者詩人之所悅者顏色之盛若東方

之日也文選注

韓意亦作刺淫但東方之日非指顏色戴埴曰男女

相奔不夙則暮日出早也月出遲也

在我闥兮

韓詩門屏之間曰闥釋文

東方未明

顛倒衣裳

荀子曰君召其臣臣不俟駕禮也

按臣之赴召禮宜顛倒衣裳而去此二句非刺也未

章不能辰夜不夙則暮非命召不時乎乃是刺公

南山

衡從其畝

從韓作由

韓詩內傳東西耕曰衡南北耕曰由

釋文

做笱

其魚唯唯

韓作遺遺

韓詩遺遺言不能制也

釋文

載驅

齊子發夕

韓詩發旦也

按發夕謂不俟旦而發行于夕極言其縱恣自如古

說皆疎

猗嗟

舞則選兮

四矢反兮

選韓作纂
反作變

韓詩薛君曰舞則纂兮言其舞之中雅樂也

文選

變易

也

釋文

四矢反兮鄭箋謂四矢皆得故處是巧射也韓云變

易者周禮謂九射各有其儀莊公每射四矢各變其

儀也然于下禦亂又不貫矣

重訂三家詩拾遺卷三

譚瑩玉生覆校

重訂三家詩拾遺卷四

嶺南遺書

會稽 范家相 衡洲原輯

嘉應 葉鈞 石亭重訂

國風

葛藟

摻摻女手

摻韓作織

韓詩內傳織織女手之貌

文選注

古詩織織出素手本此

汾沮洳

齊詩匡衡曰晉侯好儉而民畜聚

疏奏

儉為美德能畜聚則戶有益藏家給人足矣如匡說

則非刺也

園有桃

我歌且謠

韓詩有章曲曰歌無章曲曰謠

伐檀

齊詩張揖曰伐檀刺賢者不遇明王也

文選注

張氏之說與毛畧同按孔叢子曰伐檀見賢者之先

事後食也與孟子答公孫丑之意正同董仲舒及薛

漢之說皆然毛傳謂在位貪鄙賢者不得仕進張揖

謂賢者不遇明王俱非詩意

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不素食兮

韓詩薛君章句曰何以爲素餐素餐者質也人但有質
樸而無治民之才名曰素餐尸祿者頗有所知善惡不
明默然不語苟欲得祿而已譬如尸焉文選注
狩獵稼穡有位之君子如此可謂質矣而又能蒞官
治民是謂不素餐之君子能不素餐則亦不尸祿矣
董仲舒曰不素食兮先其事後其食謂之治身也

河水清且淪漪

韓詩順流而風曰淪文貌

釋文

蟋蟀

歲聿其暮

韓詩薛君章句曰聿辭也暮晚也言君子之年歲已晚

也

文選注

不曰歲晚而曰君子之年歲已晚猶云老冉冉其將
至勸其及時爲樂也君子良士之稱此非刺晉僖儉
不中禮之意甚明季札聞歌唐而歎其憂之深有陶
唐之遺聲孔叢子曰于唐見儉德之大也思深而有
儉德無已太康職思其居之謂

山有樞

魯詩司馬遷曰當周公召公共和之世成侯曾孫僖侯
甚嗇愛物儉不中禮國人閔之唐之變風始作

史記

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

魯詩傳曰天子食日舉樂諸侯不釋懸大夫士日琴瑟

公羊傳注
引魯傳

此本曲禮文而魯詩引之以明上下不可斯須去樂
之意非專指下位也

揚之水

素衣朱褱

褱魯作綃

魯詩內傳綃綺屬

鄭注土昏禮引魯傳

綯繆

見此邂逅

近韓作覲

韓詩內傳邂逅不固之貌

釋文

卒然幸遇不可久長故曰不固毛傳別本亦作邂逅

釋文解說也

有林之杜

噬肯適我

噬韓作逝

韓詩內傳逝及也

釋文

言猶及君子之在而幸其適我而飲食款留之也分

明幸見君子而愛之之辭

車鄰

寺人之令

韓作伶

韓詩傳曰伶使令也

釋文

小戎

伐駟孔羣

韓詩駟馬不著甲曰伐駟

釋文

按鄭箋以淺駟爲四介馬孔疏以淺薄之金爲甲而
韓以爲不著甲何也邲之戰不介而馳春秋時固已
有之秦人剽疾或類是與

蒹葭

韓詩薛君曰大渚曰沚文選注

終南

顏如渥丹丹韓作沔

韓詩傳曰沔搃各切赭也釋文

黃鳥

齊詩匡衡曰秦伯貴信而民從死奏疏

應劭曰秦穆公與羣臣飲酣而言曰生共此樂死共

此哀于是奄息中行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故李
德裕論曰若三良者殉榮樂非殉仁義也此貴信之
說也史記穆公葬于雍從死者百七十人此民多從
死非獨三良也

晨風

駮彼晨風

韓詩駮作鷓謂鷓乘朝風而飛也其義不同 六書
故亦以晨風爲朝風漢魏人則以晨風爲鷓

渭陽

魯詩劉向曰重耳入秦秦送之晉太子嬴思母之恩而

送舅氏曰我送舅氏曰至渭陽

列女傳

宛邱

齊詩匡衡曰陳夫人好巫而民多淫祀疏奏班固曰周武

王封媯滿于陳是爲胡公妻以元女大姬婦人尊貴好

祭祀用巫故其俗好巫鬼者也詩云擊鼓于宛邱之上

婆娑于枌樹之下是有大姬歌舞之遺風也

地里志

按季札聞歌陳而嘆曰國無主其能久乎國之無主者民皆淫祀忘其本業而上不禁止之謂非必以宛邱之子爲陳主也班氏故以是詩與東門之枌並舉夫民化其上而上與下如出一心非刺其君而何

東門之枌

穀旦于差

韓詩作嗟謂擇今日而招同類猶嗟我婦子之嗟亦
備一說

衡門

可以樂饑

韓詩作可以療饑義亦異

東門之池

魯詩孔安國曰停水曰池

鄭箋

墓門

魯詩劉向曰陳辨女陳之採桑女也魯大夫解居父使
于陳過採桑之女止而戲之曰子爲我歌吾將舍女乃
歌曰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又曰爲

我歌其二女曰墓門有梅有鴉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詆
之大夫曰其棘則是其鴉安在女曰陳小國也攝乎大
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其人且亡而况鴉乎
乃服而舍之

列女傳

此謂辨女歌墓門之詩非謂作墓門之詩也其曰人
且亡而况鴉乎借詩比刺于本義不涉楚辭何驚鳥
萃棘而縱子肆情王逸注曰解居父聘吳過陳之墓
門見婦負其子欲與之淫佚婦人引詩刺之其說尤
明諸家好奇竟有以墓門一詩爲辨女作者未之考
也但墓門是地非邱墓之門與左傳正同故節而辨
之焉

歌以訛之

韓詩訛諫也釋文

防有鵲巢

誰侑子美韓作媿

韓內傳媿美也釋文

澤陂

傷如之何石經作陽

魯詩傳曰陽予也

碩大且卷韓作繪

韓詩籥重頤也太平御覽

匪風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

偈韓作制

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怛韓作制古怛字

韓詩外傳成周之時陰陽調寒暑平羣生遂萬物寧故

曰其風治其樂達其驅馬也舒其民依依其治行遲遲

其意好好詩曰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慤

兮王吉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

者蓋傷之也

疏引詩

舉古之風與車以慨今之不然即周道之所見以興

成周之道也故卒章曰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候人

荷戈與袂

袂韓作綴

維鷓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韓詩鄭康成曰污澤善居泥水之中在魚梁以不濡其

翼爲才如君子以不稱其服爲有德

表記注

王應麟曰此韓詩說也 言污澤之鳥尚以不濡其

翼爲才况爲君子而在上可以不稱其服乎國語載

楚子引詩曰彼其之子不遂其媾郵之也郵與尤同

蓋古說已深

鳴鳩

鳴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

結兮

魯詩傳曰鳴鳩之所以養七子者一心也君子之所以

理萬物者一儀也

說苑引魯詩傳文

按荀子曰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君子結于一也此

魯說之本唯心結于一而不一斯儀見于外而如一儀一卽不忒記曰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居處有禮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故曰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儀一之義大矣哉經傳皆美君子之詞毛以爲刺者美古之君子以刺今之君子之不一也其說一貫

七月

歐陽修曰七月詩燕齊魯皆無之按太平御覽明載韓嬰七月之說卽說文亦載有韓嬰八月在宇之訓是韓詩之有七月甚明齊魯在宋時亡之已久不知

歐公此言何本

四之日舉趾

韓詩傳曰言至于四月始可舉趾以耕也

太平御覽

四月秀萋 獻豸于公

魯詩劉向曰秀萋味苦苦萋也

鄭氏曰四歲曰肩

禮周

注

八月在宇 塞向瑾戶 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

韓詩宇屋雷也向北向窗也

釋文

班固曰為改歲入此

室處所以備盜賊習禮文也

白虎通

二之日鑿冰冲冲

韓詩冰者窮谷陰氣所結不洩則化為伏陰

初學記引內傳

左傳言藏冰必取之深山窮谷固陰沍寒鑿而取之
卽以洩陰也可見王政之施無非節宣陰陽之道

鴟鴞

三家詩趙岐曰鴟鴞刺邠君

孟子注

鴟鴞鴟鴞旣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

韓詩薛君曰鴟鴞鷓鴣鳥名也鴟鴞愛養其子者適以

病之也愛養其子者堅固其巢病之者謂不知托于大

樹茂枝反敷之葦蒿風至蒿折巢覆子死有卵則破是

其病也

文選注

以鴟鴞爲鷓鴣毛傳亦同但毛以鴟鴞托言人有取
其子者鴟若曰寧取我子無毀我巢以我積日攻堅

之故也薛則以鴟鴞指武庚謂其彌縫二叔不知自託于皇朝據國以叛終取滅亡就兩家之說觀之薛稍爲近之小苾之詩曰肇允彼桃蟲桃蟲小鳥正鷦鴂之屬也鴟鴞的是鷦鷯墓門之詩曰有鴟萃止楚辭以爲鷦鳥豈鷦鴂乎金縢曰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罪人指武庚故以鴟鴞目之夫能毀人之室取人之子非鷦鷯而何集傳之說當矣

徹彼桑土土韓作杜予手拮据 予所蓄租

韓詩杜桑根也 口足爲事曰拮据租積也俱釋文

按方言云東齊謂根曰杜字林作黻桑皮也

東山

鶴鳴于垤

烝在栗薪

栗韓作溲

韓詩薛君曰鶴水鳥巢居知風穴居知雨天將雨而蟻

出壅上鶴見之長鳴而喜也

文選注

溲薪衆薪也

釋文

按鄭箋烝塵也栗析也義各不同

親結其禕

九十其儀

韓詩禕帶也

文選注

外傳曰九十其儀言多儀也

破斧

四國是皇

皇韓作匡

白虎通周公東征四國是匡周公東征述職而天下皆

正也

重訂三家言打選卷四
按班氏之意謂東征歸國黜陟四國之臣而天下皆
正此義亦新

又缺我錡 又缺我鉞

韓詩錡木屬鉞鑿屬

釋文

伐柯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韓詩外傳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惡適性情而治道備矣
四者不求于外不假于人反諸已而已詩曰伐柯伐柯
其則不遠

外傳引詩卽中庸以人治人之意非斷章取義古引
此二句皆如是解毛傳曰以其所願乎上交乎下以

其所願乎下事乎上不遠求也引大學正與韓同蓋
美周公之善因人情以治人也

九罭

韓詩九罭取鰕芘也

太平御覽

毛以九罭爲繆罟小魚之網鰕芘則益小矣孫炎以
爲九囊之網則是大網朱子從之

重訂三家詩拾遺卷四

譚瑩玉生覆校

重訂三家詩拾遺卷五

嶺南遺書

會稽 范家相 蘅洲原輯

嘉應 葉 鈞 石亭重訂

小雅

鹿鳴

魯詩司馬遷曰仁義凌遲鹿鳴刺焉 蔡邕曰鹿鳴者

周大臣之所作也王道衰大臣知賢者幽隱故彈絃諷

諫 文選注蔡邕琴操

按左傳鹿鳴所以宴嘉賓也魯詩之失與關雎同呂

元鈞謂彈絃諷諫乃陳古以諷非謂二詩作於衰周

其詳已見關雎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

淮南子曰鹿鳴興于獸而君子美之取其得食之相
呼美鹿鳴之得食以招羣興君子備笙簧以宴客似
與魯詩不同

德音孔昭視民不佻君子是則是倣

韓詩鄭氏曰鹿鳴采其已有旨酒以宴嘉賓嘉賓已來

示我以善道又樂其孔昭之明德可則倣也

鄉飲酒禮注

鄭志答張逸曰注禮時未為詩箋故同舊說此蓋得
之張恭伯者然其意正與毛同

四牡

四牡騤騤周道倭遲

韓作威夷○漢書作郁夷

韓詩薛君曰威夷險也文選注班固曰周道郁夷言使臣

行馬馳于此道地里志

郁夷地名詳王應麟詩地考此齊魯之說與韓異

皇皇者華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駢駢征夫每懷靡及

魯詩駢駢征夫每懷靡及夙夜征行猶恐無及况欲懷

安將安及矣劉向列女傳

國語以每懷靡及為慮其知有不及故必周爰而咨

謀也魯詩慮其征行之不及其義淺矣

常棣韓作夫移鄂作萼同鄭箋

韓序夫移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也趙氏詩說

常棣作于周公事詳左氏毛韓之說皆同 爾雅曰
常棣又曰常移是一木也有赤白二種實如櫻桃者
赤移實如郁李而稍白者白移故一曰棣一曰移若
棠唐棣則另是一木亦有赤白二種其實如梨而較
小其葉無風常自動故曰棠棣之華偏其反而歐陽
永叔胡致堂誤認棠棣爲常棣因以唐棣四句卽此
篇之逸詩也夫子刪詩篇刪其章蓋未之考也

伐木

韓詩伐木廢則朋友之道缺晁氏序曰勞者思其事伐

木苦其事故以爲文

太平御覽

言伐木之事勞苦其聲若求助于衆力者故詩人取

以爲求友者興也 按後漢書注云周德始衰頌聲
旣寢伐木有鳥鳴之刺未知所出大抵亦魯齊之說
天保

齊詩翼奉曰詩有五際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

此篇齊詩本義其意蓋以五達道爲五際而天保一
詩爲君臣之際耳而讖緯家遂生異說焉漢郎顛傳
曰四始之缺五際之厄此卽翼奉說也而孟康曰五
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始終際會之歲于此則改變
之政也詩汎厯樞云午亥之際爲革命卯酉之際爲
改正辰在天門出入候聽卯天保也午采芑也亥大
明也然則亥爲革命一際也亥又爲天門出入候聽

二際也卯爲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爲陽謝陰興四際也酉爲陰盛陽微五際也其六情則喜怒哀樂好惡是也又曰大明在亥水始也四卯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雁在申金始也凡此緯書之說皆本齊詩而推波助瀾初無當于經義者夫匡說詩解頤未嘗託言符命卽翼奉推時何嘗鑿證詩篇豈轅固生而肯出此亦姑存弗論可耳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

韓詩外傳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天之所以仁義禮智保定人之甚固也

以仁義禮智爲保定君身之本義極正大前儒未曾

見及

禴祀烝嘗

韓詩內傳禘取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祫則羣廟

之主悉升于太祖廟

杜氏通典引內傳

按祫禘本是一祭而公羊以春秋經之大事為大祫

後人不明其說遂分為二韓氏亦然詳其文似為祫

大禘小者知沿誤已在漢初矣

其詳見詩潘長發篇

無不爾或承

韓詩薛君曰承受也

文選注

采薇

班固曰穆王之孫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

國中國被其害詩人始作詩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玁
允之故豈不日戒玁允孔棘

此詩諸家悉同毛序惟班固作懿王時刺詩亦本之
三家可知夫靡室靡家之語出自遣戍之口則殷勤
撫恤何殊挾纊若爲亂離告瘁何異四月維夏何草
不黃諸什乎是不待辨而明者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

韓詩昔始也依依盛貌

釋文

出車

魯詩司馬遷曰戎狄破逐周襄王立子帶爲天子侵盜
暴虐中國中國疾之故詩人歌之曰薄伐玁狁至于太

原六出車彭彭城彼朔方出車

班固曰宣王出師命將征伐詩人美其功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

按史漢之說諸家皆疑其何以互異如此不知史記明云襄王為戎狄所逐中國疾之詩人歌薄伐之詩傷今而思古未嘗指為襄王之詩也至漢書乃直以為宣王之詩與毛不同蓋三家之說耳觀下六月一篇劉歆之說與班氏正同歆非家世申公之學者乎

杵杜

檀車幘幘

韓作縵縵車幘也

征夫不遠

韓傳男年二十行役三十受兵六十還兵

禮記正義引內傳

魚麗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魯詩劉向曰物之所以有而不絕者以其時也

說苑

此篇下三章卽承上三章而詠歎之下一句所以申明上句也古說甚長集傳謂多而能嘉旨而能齊有而能時是曲全也與古不同 上二章言物之所以多而可貴者惟其嘉也所以旨而不厭者惟其偕也嘉也偕也時也皆就君子言之荀子曰不敬交不歡欣不時宜物雖旨弗貴也

南陔白華華黍

孔穎達曰漢世不行毛詩三家不見詩序謂其唯有三百五十篇

按此三詩三家所以無說之故

蓼蕭

和鸞雝雝

魯作雝雝

萬福攸同

魯詩和設軾者也鸞設衡也

後漢輿服志

賈誼曰和鸞雝雝

萬福攸同言動以紀度則萬福之所聚也

新書

韓詩鸞在衡和在軾升車則鸞鳴鸞鳴則和應

鄭經解注引韓

內傳

和與鸞皆鈴也毛傳在軾曰和在鑣曰鸞此據輶車

鸞鑣謂鸞鈴置于馬口之間所以異于乘車是乘車

之鸞當在軾矣此詩言乘車當依魯韓

湛露

厭厭夜飲

韓詩作
悒悒

不醉無歸

韓傳悒悒和悅之貌

釋文

又曰夫飲之禮不脫屨而卽席

者謂之禮跣而上堂者謂之宴能飲者飲之不能飲者

已謂之醜齊顏色均衆寡謂之沉閉門不出者謂之酒

故君子可以宴可以醜不可以沉不可以酒

初學記
引內傳

左傳昔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于是乎賦湛露則

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毛公據以釋此詩當矣韓以

悒悒爲和悅而詳引古禮足以補所未備 文選注

載薛君章句曰下跣而上堂者謂之宴齊顏色均衆

寡謂之流閉門不出謂之涵與初學記所引小異

其實離離

韓詩離離長貌

釋文

菁菁者莪

韓詩菁菁盛貌

文選注

六月

魯詩劉歆曰周室既衰四夷並侵獫狁最强至宣王而

伐之詩人美而頌之

本傳引六月詩

元戎十乘以先啟行

韓詩薛君曰元戎大戎車也車有大戎十乘謂車縵輪

馬被甲衡軛之上盡有劔戟名曰陷陣之車所以冒突

先啟敵家之行伍也

史記索隱引章句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

魯詩劉向曰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來歸自鎬千里

之鎬猶以為遠

疏奏

采芑

有瑿葱珩

韓傳佩玉上有葱珩下有雙璜衝編珠以納其間

周禮鄭注

引韓傳

車攻

東有甫草

甫韓作圃

韓詩薛君曰圃博也有博大之茂草也

文選注後漢書注

毛傳甫大也大芟草以爲防也與韓不同但鄭箋又云甫草甫田之草引鄭有甫田爲證以周之東巡所必經耳則仍用韓說矣

四牡奕奕

韓詩薛君曰奕奕盛也

文選注

吉日

齊詩翼奉曰二陽並行王者所以吉午酉也詩曰吉日

庚午

本傳

火盛于午金盛于酉庚卽酉也故曰二陽並行一曰

奉時日之學用辰不用日如甲子日用子不用甲也

庚午日取午爲陽以王者當之爲二陽要非經義

儻儻俟俟

韓作駮駮
駮駮音俟

韓詩薛君曰趨曰駮行曰駮

文選注

且以酌醴

韓詩薛君曰醴甜而不泔也

文選注

鴻雁

劬勞于野 百堵皆作

韓詩劬數也 又曰八尺為板五板為堵五堵為雉又

曰堵四十尺雉二百尺以板長八尺接五板而為堵接

五堵而為雉

俱公羊傳注引內傳

庭燎

魯詩劉向日宣王嘗臥而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于永

巷使其傅母進言于王曰妾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至使
君王失禮而晏起以見君王樂色而淫也敢請婢子之
罪宣王感悟于是勤于政早朝晏臥卒成中興之名列女傳

毛序美宣王也因以箴之蓋以詩在變雅美非全美
也三家不分正變故有美無箴

沔水

讒言其興

韓詩薛君曰讒言每緣間而起也文選注

上云民之訛言如屢弧箕服之類故曰寧莫之懲此
云讒言其興則詐偽之言緣間而起反以恭敬忠諫

為誹謗如左儒杜伯之死是也

鶴鳴

鶴鳴于九皋

韓詩九皋九折之澤也

釋文

九折之澤至為繚曲而聲聞于天以諭密室陳詞而天下咸聞其忠讜猶鼓鐘于宮聲聞于外之意鄭箋以九皋為坎自外數至內為九似緯家之說

白駒

在彼空谷

韓詩空作穹薛君曰深谷也

文選注

斯干

魯詩劉向曰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爲儉
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言宮室之
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

按詩前五章極形宣王考室之美並無儉小之意顧
終謂宣王之世詩多溢美如崧高烝民諸篇詞多夸
而不實是詩亦然蓋詩雖有美無刺而入之變雅當
知此意也夫

如矢斯棘

韓作劫
旅卽反

如鳥斯革

韓作
鞞

韓傳劫隅也鞞翅也

乃生男子

室家君王

載衣之褐

韓作
禕

韓傳乃生男子生男以爲世子所以爲世子者何言世

世不絕也注文選大子生以桑弧蓬矢六射上下四方言

當有事天地四方也白虎通引內傳齊人名小兒被為襜釋文

古人名被皆曰衣論語必有寢衣是也襜者祿也

無羊

或寢或訛

韓詩訛作譌覺也

重訂三家詩拾遺卷五

譚瑩玉生覆校